

聚焦四大发力点 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 黄汉权

产业链现代化 大家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链现代化”一词首次进入人们视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国际竞争加剧、国内部分制造业产业链外迁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中央做出这一决策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很强的针对性，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要看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高度关联，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没有产业基础高级化，就没有产业链现代化。因此，应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制约因素、对策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把准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

产业链是指产品生产全过程依据前后向投入产出关联形成的链条，包括从研发设计、原料加工、中间品生产、制成品组装到流通、销售、消费等多个环节。与产业链高度相关的术语是供应链和价值链，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关联，产业链侧重描述生产链条的技术经济关系，供应链强调市场主体因供需关系形成的链条，价值链主要反映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和分配。

产业链现代化是我国特殊语境下的术语，至今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它是指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现代组织模式和经营理念于产品生产和服务全过程，使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今世界，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产品和产业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当前，我国虽然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产业大而不强，产业基础并不牢固，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减弱，亟需通过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重塑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保持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基于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标建设制造强国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现代化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产业链完整性。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央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是从长远战略角度对我国产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和部署。所谓“产业链现代化”，包含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产业基础高级化、价值链高端化四个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聚焦这四大发力点，按照制造强国建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短结合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组合拳”。

产业链完整性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前提。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最大的优势在于产业链门类齐全和产业链的完整性。但是，近年来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组装和低端制造环节加快向外转移，产业链完整性受到威胁，如任其发展，势必会削弱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必须千方百计保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二是供应链安全性。供应链安全性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链应对外部“断供”的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维护供应链的安全性。三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产业基础能力犹如地基，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的实力和竞争力，影响到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虽然我国产业规模很大，但产业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四基”严重受制于人，必须提升我国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提高工业“四基”水平，打牢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四是价值链高端化。价值链高端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目标。我国产业总体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和投资出口驱动，随着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外部需求变化，传统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亟需推进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进入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分配。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面临 几大挑战

我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虽然具备工业总量规模大、产业配套能力强、市场需求前景广、新型举国体制等优势，但是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成本高企不利于保持我国成本导向型产业链完整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人工、土地、资金、能源、物流等综合成本快速上升，不仅远高于对我国低端制造业构成替代的越南、印度等国家，与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本差距也在缩小。受此影响，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代工企业和加工组装环节陆续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迁移，同时部分在华从事加工制造的外资企业也开始迁往美国。从事下游终端产品生产的代工企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产业链龙头企业，其迁移往往会带动上游和配套企业的跟进转移，对我国保持成本导向型产

业链完整性及竞争优势带来重大挑战。

二是协同创新不足制约产业链整体水平提升。产业链水平提升遵循“木桶”理论，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会影响产业链整体水平的提升，在产业链创新方面亦如此。目前，我国很多领域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不够紧密，协同研发能力不足，各领域科技创新活动分散封闭，“孤岛现象”突出，存在碎片化问题，尚未形成协同联动、共赢共生的创新生态体系。在技术协同创新方面，企业在产品和工艺方面选择独立创新的比例远远大于合作创新，企业间交流合作不足、各自为战。在共性技术攻关方面，虽然我国已建立140余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但只有一些联盟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发挥作用较为有限。在要素协同方面，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联动不够紧密，技术、人才、资金对产业链水平提升支撑不足。

三是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产业链各环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出现了明显改善，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弊端。突出表现为：在要素获得方面，由于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难以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在产权保护方面，“四梁八柱”的保护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在制度落实和执行力度方面还有待加快；在公平竞争方面，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一些壁垒，一些地方还存在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在科技创新方面，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还不健全，尚未能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市场主体的创新力。

此外，还要关注我国高技术产业链安全风险。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和下游加工组装环节，上游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设备、主要软件等仍然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未来趋势看，一些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围堵和打压可能不会减弱，这意味着我国高技术产业始终存在“断供”风险，供应链安全性面临一定挑战。

长短结合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组合拳”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针对问题挑战，聚焦“两性两化”，按照制造强国

建设和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短结合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组合拳”。

一是继续加大力度降低制造业成本。要通过深化户籍、土地、能源等制度改革，释放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活力，降低各类要素价格。

二是支持中西部地区精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重点区域和国际贸易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选择若干具有区域竞争优势和影响力的地区，建设一批承接制造业转移示范区，采取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地区企业特别是产业链龙头企业向这些地区转移。这样既可以保障我国产业链完整性，又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对标制造业发达国家，坚持质量优先、标准引领、品牌带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工程，引导和支持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机器换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方式加快改造提升，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大幅度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以对冲劳动力成本上涨。

四是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在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技术领域，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整合国内有关科研力量，加强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展先进成型、加工等关键制造工艺联合攻关，加大基础专用材料研发力度，提高产业技术基础能力，着力构建一批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五是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提升产业链水平。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全面推动制造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等功能性机构。平衡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系，把制造业产业链外迁作为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我国世界品牌、扩大国内企业全球影响力的机会，积极谋划构建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专家观点

范恒山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对一体化背景下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作出了重要部署。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如何真正成为全国发展强劲增长极，如何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关键就在于一体化，重点就在于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其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城市群是城市最高层次的空间组织形式，而世界级城市群则是城市群的顶级形态。一般来说，成熟的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包括人口的规模、城市的数量与等级、城市间的关联状态，以及在国家或区域中的相关地位等。因此，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固然摆脱不了自然演进的痕迹，但主要是规划建设的结果。也因为如此，世界级城市群展现的不仅仅是物理形态，还有独特的品质状况和精神风貌。世界级城市群不仅是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数量的大小城市的有机连接与能动耦合，而且是世界级的发展高地、创新高地，是充满活力和能量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强都市圈合作互动，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在一体化推进中提出这一建设任务，固然体现了与以往规划思路的承接与联系，但更多地反映了新环境新使命的特点和要求：其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在一体化背景下进行的，一体化是必要的前提，也是有效的手段。其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体现了与一体化发展同样的目标要求，即引领高质量发展、打造国家发展强劲增长极。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撑，也是体现这一目标要求的代表。其三，作为能量极大、建设难度很高的顶尖层级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态，世界级城市群的打造与建成集中体现了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和成就，是衡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有鉴于此，推进一体化，应当高度重视并全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比较而言，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有一些特有的情况，比如，区内城市密集、同城化基础良好，但发展很不平衡，包含着较大范围的农村，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高于辐射效应等。因此，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充分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与成功做法，又要从实际出发，紧扣核心要求和关键环节，走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从这一认识出发，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除了做好统筹规划、建设内畅外通的交通基础设施等通用事项外，就城市本身而言，需要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完善规模结构。长三角地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等一应俱全，分布密度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特点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比较突出的。但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分布结构不够均衡，二是城市规模不尽合理。应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借助一体化，以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为主攻方向，优化城市结构和规模。在路径上可以双向推进，一方面，依托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农村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户步伐；另一方面，通过功能分解，引导人口和产业由特大城市主城区向周边中小城市疏散转移。通过努力，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群形态下的一体化协调发展。

第二，优化功能布局。多年来，长三角各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功能体系，这有利于开展综合服务和应急处置，但也导致许多城市经济结构类似、主体功能雷同。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必须着力解决大中小城市结构相似、功能重叠的问题，优化功能布局。一是应基于比较优势和发展潜能，通过一体行动推动城市功能重构，促进有关功能向适宜城市集聚，借此强化各自的功能特色。二是按照主、辅配套与分工组合的原则，处理特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功能设置，实现错位发展，并以此对不适宜的功能进行定向疏解。三是通过承接或增强等途径，强化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功能配套，使这些中小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

第三，强化引领带动。城市群发展的质量与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建设中的龙头作用，上海应切实履行好这个职责。其一，坚持示范作用与辐射作用结合。要站在全域角度，带头破除一切阻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推动建立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与体制机制。要率先推进关键领域一体化试验，切实推动相关示范区建设。要自觉强化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提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的能力，结合重点领域的一体化建设，通过合作共建、对口帮扶等手段，支持相对落后地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其二，坚持“强中心”与“去中心”并举。一方面，按照功能优化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努力占领全球制高点；另一方面，加快疏解一般制造业等非大都市核心功能，推动相关产业、技术、人才等向长三角其他适宜地区转移。与此同时，结合其他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着眼于优化城市结构、形成配套体系、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等，打造一批功能疏解承载地。

第四，推动圈带协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是都市圈毗邻和城市带连接，而推动圈带协同联动则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举措。对于长三角区域来说，一是进一步优化圈带格局，充分考虑区域整体要求和现有发展基础，遵循客观规律要求，加快打造大上海都市圈，做强南京都市圈，提升杭江城市带等。二是大力促进圈带联动，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都市圈或城市带对内功能互补、对外开放合作。三是有序推动圈带一体发展。原则上，应按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的路径推动都市圈、城市带同城化建设，但也可以基于区域一体化要求，通过适宜的机制，由易到难推动各圈带中心城市间有关重要领域的制度衔接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共享，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五，实现城乡融合。从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看，要特别注重以下几点：一是统筹制定规划。从城市或城市群发展整体出发，统筹谋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布局，在规划层面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并在内容上体现农村与城市的协同互补。二是推进制度对接。要从实际操作层面全面消除二元结构，实现城市群内城乡管理的一体化。尤其是要大力推动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平等交换，加快形成保障农民与市民同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制度体系。三是强化双向交融。通过推进农村相关改革，促进城市优势生产资源进入农村，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及技术水平、经营方式创新；通过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理论在线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 徐华亮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发展数字经济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的重要途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这为我们抓好数字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所谓数字经济，主要是指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融合不

深、创新不足、应用不广等问题，亟待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产业链”为抓手，实现多元集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要落实到产业，没有产业融合，数字经济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为增强竞争力和凝聚力，需要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和延伸数字产业链，实现数字经济多元集聚发展。因此，要以大数据应用为战略引领，培育壮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应用、展示、衍生等产业，打造数字产业链条；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搭建平台培育数字技术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能级，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服务业”向纵深发展，积极改造工程机械、食品药品新材料、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第二，以“创新性”为引领，谋划关键技术突破。技术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目前，创新能力不

强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一些重点行业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受制于人。因此，要以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加快构建产学研用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联合攻关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基础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一方面，带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等薄弱基础技术环节实现根本性突破，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并巩固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以“信息化”为主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是以“软件”信息为主导的，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了管网、云平台、终端等。加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统筹规划。按照国家信息化建设需求，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统筹好信息基础设施与市政、公路、铁路、机场等规划建设的有效衔接。其次要拓展空间。加快构建全球领先、安全可靠的云数据中心平台，抢占数字经济前沿空间阵地；加大5G网络和量子通信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投入，形成创新引领的空间技术。再次要优化升级。加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要抓好五个着力点